

遺物

從戰地寄來的君的手絹
休戰旗一般的君的手絹
使我的淚痕不斷擴大的君的手絹
以彈片的銳利穿戳我心的版圖

從戰地寄來的君的手絹
判決書一般的君的手絹
將我的青春開始腐蝕的君的手絹
以山崩的轟勢埋葬我

慘白了的
君的遺物
我的陷落的乳房的
封條

暗房

這世界
害怕明亮的思想

所有的叫喊
都被堵塞出口

真理
以相反的形式存在著

只要一點光滲透進來
一切都會破壞

底片的世界

關上門窗
拉上簾幕
我們拒絕一切破壞性的光源
在暗房裡
小心翼翼地
打開相機匣子
取出底片
它拍攝我們生的風景
從顯像到隱像
它記錄我們死的現實
從經驗到想像
我們小心翼翼地
把底片放進顯影藥水
以便明晰一切
它描繪我們生的歡愉
以相反的形式
它反映我們死的憂傷
以黯澹的色調
直到一切彰顯
我們才把底片取出
放進定影藥水
它負荷我們生的愛
以特殊的符號
它承載我們死的恨
以複雜的構成
這時候
我們釋放所有的警覺
把底片放入清水
以便洗滌一切污穢
過濾一切雜質
純純粹粹把握證據
在歷史的檔案
追憶我們的時代

從有鐵柵的窗

記得嗎？

那天

下著雨的那天

我們站在屋內窗邊

你朗讀了柳致環的一首詩

「……

……

唉！沒人能告訴我嗎

究竟是誰？是誰首先想到

把悲哀的心掛在那麼高的天空？」

順手指著一面飄搖在雨中被遺忘的旗

很傷感的樣子

而我

我要你看對街屋簷下避雨的一隻鴿子

牠正啄著自己的羽毛

偶爾也走動著

牠抬頭看天空

像是在等待雨停後要在天空飛翔

我們撫摸著冰涼的鐵柵

它監禁著我們

說是為了安全

我們撫摸著它

想起家家戶戶都倚賴它把世界關在外面

不禁悲哀起來

從有鐵柵的窗

我們封鎖著自己

我們拒絕真正打開窗子

讓陽光和風進來

我們不去考慮鐵柵的象徵

它那麼荒謬地嘲弄著我們

它使得我們甚至不如一隻鴿子

牠在雨停後

飛躍到天空自由的國度裡

而我們

我們僅能望著那面潮濕的旗

想像著或許我們的心是隨著那鴿子

盤旋在雨後潔淨透明的天空

- 柳致環是韓國詩人。
「……」內為他詩〈旗〉的結尾

心聲

我只歌頌土地

如果我只能愛一個對象

那無疑就是妳

——我們的島嶼

我只讚美自然

如果我必須為愛獻身

一定是為繁茂的草木

鳥的鳴聲

我夢想——

在島嶼的海邊

台灣的孩子們在那兒歡唱

視野無限寬廣

我夢想——

在島嶼的山上

台灣的孩子們在那兒跳躍

伸手摘取天空的星星

我夢想——

在島嶼的鄉村

台灣的孩子們在那兒成長

從自然中學習生命的律動

我夢想——

在島嶼的都市

台灣的孩子們在那兒茁壯

新的秩序在他們手中開創

島嶼的航程和方向

是為了這樣的夢想

我們流過的血和汗

也為了這樣的希望

編織夢想

描繪希望

為了綠色和平的島嶼

——台灣

想像

生日那天
妻送我一束花
孩子們圍繞著點亮燭光的蛋糕
歡唱了祝福的歌

那束花
終於也枯萎了
把花丟棄時
感覺自己也被丟棄一次

那晚
想起死去的父親
想起和弟妹們圍繞著父親
一起唱生日快樂歌

死去的祖父
成為星星升上天空
這是孩子們的想像
她們常常告訴我的想像

被丟棄過的我
有一天
也會成為死去的祖父
在孩子的孩子們心裡成為星星

我躺在妻的身旁
想著這樣的事
說什麼也睡不著
把妻也叫醒

也許不該送你那束花
妻說

但我認為
這並不是花的問題
也許是年歲的問題

感到睏倦要閉上眼睛的時候
隱然看見一個星星
在低垂的月亮旁眨眼

備忘錄

一首詩應該是
一個許諾
黑暗中晃動的燈光
寒風裡
霧夜中
航行船隻的汽笛聲
為相遇的旅人響起

閃亮的語字
在陽光下跳躍
雨天街路
水花綻放某種意象
意義譜上光彩
萌芽
穿透暗黑的土壤

鴿子飛在林木間
羽毛掉落枝葉
和平的信號
從遠方戰場止息的硝煙中
拍發喜悅的符碼
有人以眼淚迎接陣亡者
有人為歸返的情人獻上花環

詩人應許的國度
以樹葉和花繪成旗幟
號角吹出的奏鳴曲代替征戰之歌
因季節的嬗遞憂傷
因歡喜而落淚
愛惜每一個字
為言語剪裁合適的衣裳

一個人孤獨行走

默念著米洛舒的詩
我走在種植木棉花的街道
隔著一條街
遊行的隊伍吶喊著
炎熱空氣裡被蒸發的聲音
飄浮在城市上空
一些雲點綴自由的夢

我也曾
行走在抗議的人群裡
被淋濕的身影
印記著歷史淤積的淚水
那些腳印
以及灰塵
模糊在時間的冊頁

政治畢竟是
權力的幻影
在旗幟飄搖的風景裡
糾纏著光與黑暗
一些物理學的準則
或者說化學
甚至……

不能言說的
數學
盤算著利益的程式
顛覆我們用大寫字母寫公理與正義
用小寫字母寫謊言與壓迫的
哲學
更別說文學了

〈咒語〉的行句
撫慰我的心
波蘭文或英文
如今轉換成漢字中文或台語
不只隔著一條街
從相距千里萬里的遠方
米洛舒已死而他的詩存在著

只有精神
能穿越時間黑暗的甬道
穿越空間的廣場
在一個美麗之島也是悲情之島的
一個城市一個人孤獨行走
花已褪盡而綠葉猶存的樹
拓印肉體的行跡

• 米洛舒（C. Milosz, 1911-2004），波蘭詩人，一九八〇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我們用大寫字母寫公理與正義／用小寫字母寫謊言和壓迫」出自他的詩〈咒語〉。